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饕餮记. 1/ 殷羽 著.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145-0910-6

I. ①饕… II. ①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4895 号

本书由殷羽委托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中国致公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饕餮记. 1 殷羽 著

出 版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 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1 号楼东区 15 层)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发 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
责任编辑	余婧桢
特约编辑	刘 姚 桂梦迪
装帧设计	余诗立 龚 婷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印 张	20.2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45-0910-6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322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目录



第一章	鲛人鲈	007
第二章	胡眼蜂	035
第三章	掌间珠	063
第四章	天地春	091
第五章	芙蓉焰	119
第六章	无肠公	153
第七章	双生菇	181
第八章	同心签	207
第九章	千齋面	233
第十章	长生肴	261
后记		321





献给亲爱的兔子公主。

从此我便是那个断绝了一切希望的人，

那个没有回音的词。

那个丧失了所有，同时也拥有一切的人。

我最后的渴求紧抓住你如同紧抓住最后的绳索。

在我贫瘠的土地上你是最终的玫瑰。

—— 聂鲁达《白色的蜂》

白发羽sama



目录

第一章	鲛人鲈	007
第二章	胡眼蜂	035
第三章	掌间珠	063
第四章	天地春	091
第五章	芙蓉焰	119
第六章	无肠公	153
第七章	双生菇	181
第八章	同心签	207
第九章	千齋面	233
第十章	长生肴	261
后记		321



第一章
鲛人鲰

一抬头，便看见了莲心塔。

石质佛塔共有七层，六道棱边，不见一丝接缝，连同莲花形状的底座，都是由同一块巨石雕刻而成。每一处飞檐下面都挂着一只莲花形状的风铃。佛塔浸在夏末明晃晃的阳光里，安静得仿佛是浸在透明的冰水中一般，让高琮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低头缩脖，招呼身后四个扛着一只青花大瓮的苦力再走快一点。

望见佛塔时，可遇天香楼。高琮停下脚步，给苦力们打了个手势。在他们面前是覆着青瓦的三层木楼，一层临街，大门紧闭，旁边的乌木窗格上雕着团云和仙鹤，二楼的圆窗正对着莲心塔，窗棂上没有按照常规雕着八仙或者瑞兽，反而是雕着两枝盛开的重瓣山桃。一位披着石青色直裰的少年背对着他们蹲在窗台上，手持狼毫朱笔，正在给桃花上色。

他将笔悬在半空，凝神思考，喃喃自语，忽然落下一笔，再缓缓地将笔提起来。一瞬间，所有桃花都丰满起来，旋转着打开花瓣，再颤动着一片片凋落。

高琮惊得往后退了半步，但眨眼间，幻觉便消失了，留在原地的是实打实的木雕山桃，只是多了些灼灼的颜色。衬着一旁的月白色暗金盘纹厚绢窗帘，越发显得鲜艳无比。

“落笔如生，常青公子果真好画技……”

“天香楼今日不营业。”那人连头都没有回，低头在一只小碟里蘸朱砂，“朱姑娘外出取材了。”

高琮咬牙：“但是朱字灯笼还挂在二楼。”

天香楼没有挂牌匾，只挑着只斗大的，写着“朱”字的圆形白纸灯笼。如果有谁能有天大的面子，在自家府里待客的时候请得动朱姑娘出马，这灯笼就会高挂在这家的门口，而每一次，这家门口都会被围观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

“啊——”常青毫不羞愧地改口，“她还在午睡，况且，你也看见了，月白色窗帘也挂在二楼。”

月白色窗帘意味着天香楼的朱姑娘“心情不好”，所有来天香楼的食客都只能吃闭门羹。经营方式如此古怪竟然还没有倒闭，只因朱姑娘的厨艺过于惊艳，

这才有恃无恐。如果高琮是个普通的食客，他大可就此回头，等挂出绣了桃花的窗帘再来。但他不是。

“不过，这一次，月白色窗帘挂出的时间未免太长了些？据小生看来，足足有一句？”

常青总算是转过头，用眼角打量着他，似乎还翕动了两下鼻翼。

“小生听说，天香楼的朱姑娘苦于没有少见的新鲜食材，而无法下厨。”

高琮把手探到怀里，捏住一枚鱼尾形状的玉块，紧紧地攥在手心。今天早上，这枚玉块还藏在阿姣的枕头下面，是她的至宝，此刻他浑浑噩噩地握着它，仿佛还能感觉到她的体温。他定了定心魂，朝常青举起手中的玉块。

“在下这里，正好有一味世间少有的珍稀食材，想要献给朱姑娘品鉴。若常兄愿意代为引荐，感激不尽，愿以此珏相赠。”

他一揖到底。这是明目张胆的贿赂，但常青与朱成碧不同，就高琮探听得知，他欠了天香楼三百两银子，不得已才卖身给朱姑娘。非常地，缺钱。

这世上，万物都有价钱，只看你是否付得起。

一截绣着柳枝的腰带晃动着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他一抬头，那清秀的少年公子就站在跟前，笑得眯缝了眼，一面伸着手，像是要扶他的样子，却巧妙地没有碰到他的衣袖。他本就生得俊俏，这样一来，更是让人如沐春风。高琮只觉得指尖一松，玉块就已经到了他的手上。

“何必如此客气。”常青从袖子里抽出一块手绢，将玉块擦了又擦，又对着阳光看了看成色。

“刚才居然忘记自我介绍，真是失礼。不才乃扬州‘汤包常’第十七代传人，现忝居天香楼账房兼跑堂，这位公子，幸会了。”

他动了动手腕，玉块就此消失在他的袖子里。

· 一 ·

虽说时日是夏末，天香楼的一楼厅堂内依然透着股子沁人心脾的凉气，还混

合着隐约的熏香。高琮跟在常青后面，踏上了通向二楼的楼梯。四个苦力扛着沉重的大瓮亦步亦趋，水曲柳木的楼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就在这时，一声女子的呻吟如一缕柳絮，从他们头顶飘落：“好饿啊——”

这声音娇媚无比，令人魂魄顿失。高琮脚下一个不稳，差点踩空，身后的苦力们被他这么一阻，脚步纷纷趑趄起来，险些打翻大瓮，连带着泼出不少瓮中之水，难以抑制的海腥味四散而出。高琮狼狈地重新站好，狠狠瞪了苦力们一眼，又回过头去瞥常青的脸色。他倒是面色如常，仿佛毫无察觉般继续往上走。到了楼梯顶端，径自推开旁边一扇门就走了进去，从里面传来的熏香味越发强烈了。高琮自幼锦衣玉食，对熏香并不陌生，但却无从分辨，只觉得一时如芙蓉花，一时又如龙井茶，一时却如新出炉的糕饼一般，一层层纷至沓来，竟引得他腹中隐约“咕噜”一声。

“好饿啊……”

娇媚的女声沿着高琮的脊梁而下，仿佛无数双抚摸的手。他不由得汗毛直竖，朝门内探了探身。他在楼下时望见的那扇挂月白色窗帘的圆窗就在眼前，只要一掀开，便能望见莲心塔。室内的地面装饰着软垫，上面随意甩着四五只红漆烫金的食盒，其中一只的盖子跌落，露出里面毛茸茸的兔子形状的糕饼。整整三排形状奇特的器具系着红绳，分门别类地挂在对面的墙上，其中的一半都是各式各样的刀，在暗中幽幽地生着光。一道半透明的纱帘隔开了整个房间，其上浮动着手绣的桃花。

那娇媚的女声就是从帘幕后面传来的。

常青站在帘幕前面，几乎是敷衍地略微拱手，便直起身来不慌不忙地回答：“饿了就吃。”

“没有东西可吃！我要饿死了，汤包——”

常青朝被扔在地上的兔子饼偏了偏头。

“这可是寻芳斋的玫瑰酥，一日内只售十二只，要卖一两银子一个。”

提到银子两个字的时候，他隐隐磨牙。

“你们都被骗了！做馅儿用的玫瑰不是在子时采下的，我一尝就知道，露水味不足！”

“你亲手制的糟鹌鹑呢？”

“那是要准备留到冬天吃的啊，红泥小火炉，天雪配鹌鹑，汤包你根本一点意境都不讲！”

常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地吐了出来：“我说，任性也要有个限度。天香楼有整整半个月没有开门了，客人们都在楼下等着呢！这样下去，怎么能赚到钱在云珑城开分店？”

“都说过很多次了，没有想吃的新鲜食物出现啊！饮食者，乃是吸纳天地，顺应四时，与日月共生的大事，一粥一饭都不能敷衍，必须是命中注定，独一无二的想吃之物啊！在那之前，我都不会再次动手的！”

“您老人家可以等下去，我还要给我妹妹小梨攒嫁妆呢！”

“小梨小梨！”原本在撒娇的女声忽然微妙地转了调子，“汤包是个大笨蛋，我宁可饿死！”

帘幕后传出更多的女子嬉笑声，听起来似乎不止一人。

“你不用饿死，至少今天不用。”他朝高琮的方向招了招手。四个露出一脸呆傻表情的苦力将大瓮抬了进去，放下后，再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楼去，竟然连酬劳都忘记跟高琮要。高琮心底生寒，但眼见大瓮已被抬入人家内室，不得不进了门，隐约见有身量娇小的女子卧在帘幕之后，两位婢女随侍在侧。他赶紧垂眼束手，站在常青身边。

“这位是城南望族，高家第二十六代排行第十八位的公子，名琮，字子玉。自幼惫懒厌学，斗鸡赌马却无所不能。半年前因为闹着要娶一名来历不明的贫家女，被当家的高老太太扫地出门了。”

高琮的冷汗当时就下来了。自己跟阿姣的事情，可算是瞒得隐秘，只有三五个知己知道。无夏城里绝大多数人见了，还是得照样称呼一声十八公子。天香楼才开了区区几个月，怎么会……

不，不对。他皱起眉来，圆形朱字灯笼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便曾经悬挂在琅琊王府的门外，但天香楼开业的典礼却千真万确就发生在三个月前，无夏城里的芙蓉开得正盛的时候。

但那是今年吗？那是哪一年？

角落里，一只饕餮形状的熏香炉睁着双祖母绿的眼珠，缓缓吞吐着紫色的轻烟。他的记忆仿佛被谁活生生撕裂了，再吞噬得一千二净。

“不过这瓮里的‘新鲜食材’，说不定你会想要试着吃。”

女子的目光落在一人来高的青花大瓮上。从它被放下的那一刻起，她便起了身，缓缓坐直。那对婢女得了她的示意从帘中出来，是对双生子，分别披着桃红和青葱色的褙子，朝常青行礼过后，开始慢慢卷帘。

高琮咽了口唾沫，知道自己即将看到朱成碧——天香楼神秘莫测的女掌柜的真面目。无夏城中，总共不到二十个人见过她的面，而且每一个人事后都讳莫如深，只说朱姑娘是位绝顶的美人。他紧盯着帘幕一点点升起来的下端，那里正在缓慢地露出笼着薄纱的茜色襦裙，结着兽形金环的束腰，绘着牡丹的轻罗小扇，还有垂着发带的双髻。

双髻？高琮瞠目结舌地看着朱成碧站起来，径直走到大瓮面前。他只知道她身量娇小，现在才得以看清，原来发出那么娇媚女声的，不过是一个看起来尚未及笄的小姑娘，顶多有十三四岁，稚气未脱的脸还有些残留的婴儿肥。一双大眼漆黑至极，却有些缺乏神采，仿佛没有星星的寒冬深夜，只因眼角微微翘起，才稍微带了点儿娇俏。

穿青葱色褙子的婢女捂嘴轻笑，另一个则恼怒地瞪了高琮一眼，他才意识到自己死盯着人家姑娘看，实在是失礼。但朱成碧毫不在意，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那只大瓮上面，绕着它缓慢地踱着步子，转了整整一圈，接着翘起嘴唇，露出有些发尖的虎牙，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

“蟹粉！”她开口唤道，“这个好吃，这个好吃！快取我的鸾刀来！春韭，将我的白梅醋也开一瓶！”

两位婢女齐齐地望着常青，说不出来的愁苦。他轻叹一口气：“你这乱给人取绰号的脾性什么时候能改？”

所谓的鸾刀，是一对儿长不过两寸的小尖刀，刀柄各自挂了枚金铃。朱成碧将其执在手中，双臂略展，凝神屏气，面上再无一丝嬉笑之色。旁边翠烟已经摆出了一张乌木小几，放了三只龙泉窑的碎青小碟，又捧出一只琉璃罐，将里面琥

珀色的醋挨个儿倒进碟中。那醋味甘甜微酸，萦绕悠长，高琮站在一旁，被这醋味一冲，觉得五脏六腑都像是被洗净了一般地舒畅，因为熏香而昏沉沉的脑子也忽然清醒过来。

这时候，朱成碧已经朝着大瓮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眼看着就要将手放在瓮盖上，高琮猛然朝前一步，拦住了她：“姑娘厨艺冠绝天下，这瓮中之物本该送给姑娘，但这食材却也不是凭空得来的。”

“要换啥？”

高琮被这直白噎得差点说不下去了，朱成碧只是睁着双青白无辜的眼睛望着他。

“小生……小生有一事相求——有位贵客，要在八月十五月圆之时路过无夏，恳请朱姑娘出马，将这千年难遇的珍稀食材，做与他吃。”

她一笑：“我说怎有人平白无故拿这等好吃的来。你所求的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只是你这食材，倒未必是千年难遇。常青，你猜这里面装的是何物？”

一直沉默旁观的常青吸了吸鼻子。

“海水、铁锈、含硫磺的砂岩、浓郁的鱼腥。钱塘江口的四平镇，每年这个季节都能捕上来胭脂色的海鲈鱼，个头最大的，恐怕也当得起这只大瓮。海鲈堪称人间珍馐，但要说千年难遇，却是言过其实了。”

不对！高琮还没来得及反驳，只听朱成碧说：“你这猜测对了一半，却错了另一半。胭脂鲈的味道，跟今日这鱼腥又有不同，你若仔细分辨，还有另外一种奇异的味道，便像是将珍珠磨成粉，再与海盐和龙涎细细调和。也难怪，你自幼便在神州大陆，未曾出过海。这种鱼，原先在蓬莱周边的海域最多，蓬莱人误以为食之能令人长生，争相捕捞，将沿海的都捞得绝了踪迹，现在就算有族群，也要往深海里去找了。能抓到活的，确实难得。”

她走上前，也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大的力气，将整个瓮盖朝上一翻。一双被铁链捆绑，紧贴在盖子内侧的手被一起拉了上来，纤细的手指间生着蹼，还在淋淋漓漓地滴落着海水。

“鲛人鲈！”

朱成碧转过头来，欢喜至极地舔着嘴唇，忽然又是那个天真的小姑娘了：“汤